

深圳河畔景色

港深地名故事

「小河彎彎向南流，流到香江去看一看」，當舉世矚目的東方之珠即將邁向「九七回歸」的重大時刻，台灣歌手羅大佑這首《東方之珠》想傳達怎樣的情愫？從娓娓道來的歌詞中，我們似乎感受到了這份殷殷之情，就是中華民族的血脈、根脈和文脈：讓海風吹拂了五千年，每一滴淚珠彷彿都說出你的尊嚴；讓海潮伴我來保佑你，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……

木木

走，去看看深圳河

一河兩岸殷殷相依

1 羅大佑那條彎彎的小河指的是哪條河呢？香江又在哪裏？香江並不實指某條江，而是維多利亞港的詩意化表述（也有一種說法，香江指代珠江），彎彎的小河則是深圳河。不過，在人們通常印象中，以梧桐山為分水嶺，東有沙頭角河，西有深圳河，共同構成了深港兩地的邊界，所以深圳河是向西流而不是向南流的。

其實，深圳河有大小支流十餘條，流域總面積達312.5平方公里，其中深圳約187平方公里，香港約125平方公里。河的源頭有兩個版本：一是深圳版本，發源於梧桐山牛尾嶺，經沙灣河匯入幹流，總長37公里；一是香港版本，發源於梧桐山伯公坳附近，經蓮塘河匯入幹流，全長27.5公里。深圳版本取「惟長為源」原則，是自然河流的源頭，香港版本則是把深圳河作為港深界河的源頭。總體上看，深圳河水系沿東北—西南方向蜿蜒流入深圳灣，再經伶仃洋水域往南，與香港維多利亞海灣融為一體。當你站在深圳河邊，把如此山形水勢視為一個整體，感受着這條小河一

個多世紀以來經歷的風吹雨打、潮漲汐落，領悟到彎彎的小河是「向南流」而不是「向西流」的時候，你的視野已越過眼前山水，超然於自然地理之外，進入到歷史文化的脈動中去了。

古語有「一衣帶水」的說法，原本是指像衣帶那樣窄的河流，用以形容兩地之間雖有江河湖海相隔，但好比一條衣帶的距離，不足以成為交往的阻礙。這個說法沿用至今，多是比喻性的用法，通常包括三個要素：兩個國家或相對獨立的地區，兩者之間必須隔着一條水，而距離相對較近。如果要為「一衣帶水」找一個物理上的參照，我一下子會想到深圳河。

在中國龐大的江河譜系中，深圳河的確是一條很小的河，小到一般的地圖上都找不見。可它承載的歷史記憶和文化內涵又是如此厚重，每每讓試圖走近它的人產生盲人摸象的惶惑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。正是這條不起眼的小河，掀起南北風雲，交融東西文化，牽動着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命運。

一親芳澤再見傾心

2 想起來，自己與深圳河的緣分，深沉而久遠。2004年秋天，我離開北京，被派往香港工作。當廣九直通車跨過羅湖橋那一瞬，車輪與鐵軌的摩擦撞擊聲竟像是某種儀式上的禮炮，將餘生與深圳河連在了一起。一個人與一條河的緣分，因知識背景和生活經歷的耦合，成了一份濃郁的文化情懷，注入生命之旅。

我已年屆不惑，此次轉崗將面臨全新的工作環境，心中不免有些忐忑。由於所學專業是世界近現代史，對香港問題的來龍去脈有所了解，知道腳下這條小小的河流，雖然隔開了深圳與香港的山水地理，卻連接着中華民族從屈辱到崛起、從封閉到開放的歷史軌跡。小河從眼前一閃而過，那彎彎的河道，卻在心底留下不可抹滅的印象。此後，一是由於工作需要，一是興趣使然，我開始有意識地蒐羅有關資料，了解深圳河的前世今生。2009年國慶節，還創作了一首抒情長詩，在單位舉辦的國慶60周年大會上朗誦，題目就叫《深圳河的述說》。曾不只一次地想，要是能像遊其他河流那樣近距離地遊覽一次，該有多好啊！

機會終於來了。2010年10月，我帶着香港中聯辦寫作組在深圳貝嶺居寫材料。一天下午，經好友孫懷忠聯繫，時任深圳市政府外事辦（港澳辦）主任湯麗霞安排我們乘船遊覽了深圳河。深圳河並沒有開闢旅遊航線，我們一行七八人，乘坐的是一艘不大的工程船。從羅湖橋附近的深圳河與布吉河交匯處入水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片鋼筋混凝土結構——深圳水務集團修建的濱河水質淨化廠，沿岸還坐落着大大小小的工廠式建築，途中零星遇到運沙的船。這些都沒有什麼特別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兩岸撲面而來的原始紅樹林，以及深圳灣裏密密麻麻的蚌排。船駛過深圳灣大橋後返回，印象中風光很獨特，水面卻不是很清，不時有一些伴隨異味的氣流吹過，濕熱粘稠。

時隔13年後，在有關方面協助下，我有緣重遊這條航線。南國季晚，時令已過了立冬，深圳卻剛剛入秋，明晃晃的日頭還有些烤人。此次遊河，行程稍短些。我們從皇崗碼頭上船，按計劃17時出發，17時30分前到達深圳灣大橋，觀賞當天17時40分的日落。沒想到，大家被沿岸奇特色吸引，三番五次要求船長減速拍照，剛到深圳河與深圳灣交匯處，夕陽就已經在天邊搖搖欲墜了。大家再一次要

求船長減速，搶拍那一輪似乎稍縱即逝的紅日。很快，夕陽沒入海面，天光迅速暗了下來，一群群候鳥飛過灘塗和蚌排，岸邊萬家燈火陸續亮起。

這時候，水面上泛起一片煙波，我似乎突然明白了深圳灣對岸的山嶺和圍村，何以得名流浮山、天水圍了。試想，當古人遷徙的腳步來到這裏，遙望茫茫大海，但見一灣碧波之上，天水成圍，流浮為山，會產生幾多浪漫的想像。那飄逸的動感，豈不正是詩仙李白《夢遊天姥吟留別》的意境：海客談瀛洲，煙濤微茫信難求；越人語天姥，雲霞明滅或可睹……

3 兩次乘船遊覽深圳河，把它的歷史、地理和風物，它的美麗和神奇，形象地烙印在記憶裏。然而，比遊船河更難忘的，卻是不久前騎單車遊覽深圳河的經歷。那是7月中旬，為避開太陽光正面直射，我們設計了由東往西的騎行路線。早上5時30分，天光尚未大開，一行5人就從沙頭角口岸出發了。6時左右，到達此行最高點梧桐山伯公坳，恰是日出時分，一輪紅日從我們身後冉冉升起。稍事歇息後，順盤山公路飛奔而下，很快到達長嶺村，進入深圳河谷，再沿邊防道前行。嶺南水鄉景觀，偶爾吹過的夏日涼風，與邊境上若有若無的神秘感，一齊向我們湧來，讓人備感興奮。上午9時30分許，穿過深圳灣大橋，抵達終點服務站。全長45公里，耗時4個小時，翻山嶺，越溪流，尤其是一次性經過深港之間全部7個陸路口岸——沙頭角口岸、蓮塘口岸、文錦渡口岸、羅湖口岸、皇崗口岸、福田口

分水嶺下「國際橋」

4 伯公，是嶺南文化中對土地神的稱呼。兩座山峰相連的山坳處，通常建有土地廟，故稱伯公坳，所以伯公坳是深港一帶很常見的地名。梧桐山伯公坳作為沙頭角河與深圳河的分水嶺，位於當年中英分界線上，遠近聞名。如今，深圳武警邊防部隊伯公坳哨所後面的小山頭上，還隱約可見港英當局修建的防禦工事。那是1949年至1953年間，時任警務處長麥景陶提議修築的7座邊防要塞之一，通稱「麥景陶砲堡」。這座砲堡坐落在700多呎的山嶺上，因外形獨特、直插天際又被稱作「麥景陶教堂」。

咫尺之間，兩座邊防工事（伯公坳哨所與麥景陶砲堡）風格迥異，在初升陽光照耀下顯出一種莫名的滄桑感。彷彿在提醒我們，此次騎行不是一般的戶外山地運動，而是體驗深港兩地百年變遷的歷史文化之旅。待我們沿盤山公路蜿蜒下行至長嶺村進入邊境禁區後，這種感覺更

明顯了。

長嶺村不大，沿蓮塘河而建，這裏原本是河對岸香港蓮麻坑村的一個耕作點。後來深圳河成為界河，兩岸難以正常往來，便獨立成村了。長嶺村並沒有一座叫「長嶺」的山嶺，而是因為蓮塘河上搭了一座小石橋通往蓮麻坑村，原名長命橋，村子因之被稱作長命村，後根據諧音改為長嶺村。上世紀50年代初深港之間封關後，長命橋成為村民憑證過境耕種的口岸通道，遂改稱「國際橋」。看着掩映在蘆葦叢中鏽跡斑駁的鐵絲網，以及鐵絲網下這座孤零零的小橋，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歲月撲面而來。

5 目前，深圳河除了蓄水區和入海口，其他河段或多或少位於邊防禁區內，不能隨便進出。但是，長嶺村沿岸作為河谷禁區首段，正在打造軍民共建的「蓮塘河碧道」，長約3100米，建成後將以預約方式向公眾開放。過了羅湖橋，從鹿丹村到上步碼頭，也在修建一條「深圳河幹流北岸碧道」，長約1200米。這兩條碧道，加上可以預約進入的紅樹林公園，以及長達15公里完全開放的「深圳灣碧道」，真正的禁區就很少了。

可以想見，邊防禁區的神秘面紗有朝一日終將悉數揭開。那時候，深圳河或許真能成爲一條城市內河，像巴黎的塞納河、上海的黃浦江，以多彩霓虹繹南國水鄉的浪漫。一條從沙頭角到深圳灣大橋的海關騎行線路，或邊境馬拉松賽道應運而生，穿山林，過城市，越海濱，朝暉夕陰，別有特色。

木木 作者簡介

文史學者、專欄作家。北京大學博士，研究員。曾赴歐美多國遊學，出版論著、隨筆、遊記多部。在巴山蜀水間生活了24年，旅居北京、香港各16年，現供職於深圳。

主要著作有《藏在地名裏的香港》《深圳十峰》《緣於行走》《文明之約》《走出荆棘林》《熱話題與冷思考》《激進溫和還是僭越》《恩格斯傳》等。

騎行穿過深圳灣大橋，抵達終點

沿河飛騎過「七關」

岸、深圳灣口岸，實屬難得。

根據一路騎行的切身感受，可以把作為界河深圳河分為五段：一是從伯公坳進入深圳河蓄水區，千溝萬壑間，動植物資源十分豐富，草木蔥蘢，百花燦然；二是自蓮塘街道的長嶺村起，到著名的羅湖橋，是深圳河上游河段，風光以原始蘆葦叢為主，稱蓮塘河；三是從羅湖橋到皇崗大橋為中游河段，是深圳河沿岸最市井、最繁華的部分，亦是當前河套開發的核心區；四是皇崗碼頭以下，進入深圳河下游紅樹林片區，北岸有福田紅樹林自然保護區，南岸則有米埔濕地公園；五是深圳河入海口，即深圳灣，這雖然不包括在深圳河河流長度的統計數字內，卻作為它的自然延伸，構成了深圳河流域生態體性不可或缺的部分。有道是：沙頭角上伯公坳，深圳河邊馬道。一路飛車過七關，朝暉伴我長天嘯。

禁區走向開放融合

十幾年來，我在深圳河兩岸執着地遊走，感受一河兩岸的文脈流動和人世滄桑。利用駐港工作的機會，多次到新界打鼓嶺鄉事委員會調研，走訪坪洋、香園圍、蓮麻坑等基層圍村，深入流浮山、天水圍地區，參觀米埔濕地和羅湖口岸。返深圳後，不失時機地走訪深圳河沿岸街道辦事處，包括上游河段的蓮塘街道、黃貝街道，中游河段的南湖街道、南園街道，下游河段的福田街道、沙頭街道等。至於在部分河段沿岸散步、騎車、遠足等，更是不計其數。也許，這種近距離接觸，不過是心理聯結的物理實現。20年前與深圳河的匆匆結緣，化作思念的種子，在歷史文化滋潤的心田裏生根發芽，破土而出。

於我而言，走近深圳河，已然從一種念想變成了習慣，變成了本能的文史體驗。兩次遊船河和一日七關的單車騎行，三次親密接觸，把這體驗推向了高潮。

伯公坳哨所

羅湖橋

本版圖片由作者提供。